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名家审订·字斟句酌·译文正确·注释扼要

白话十三经

（附原文）
中册

钱伯城·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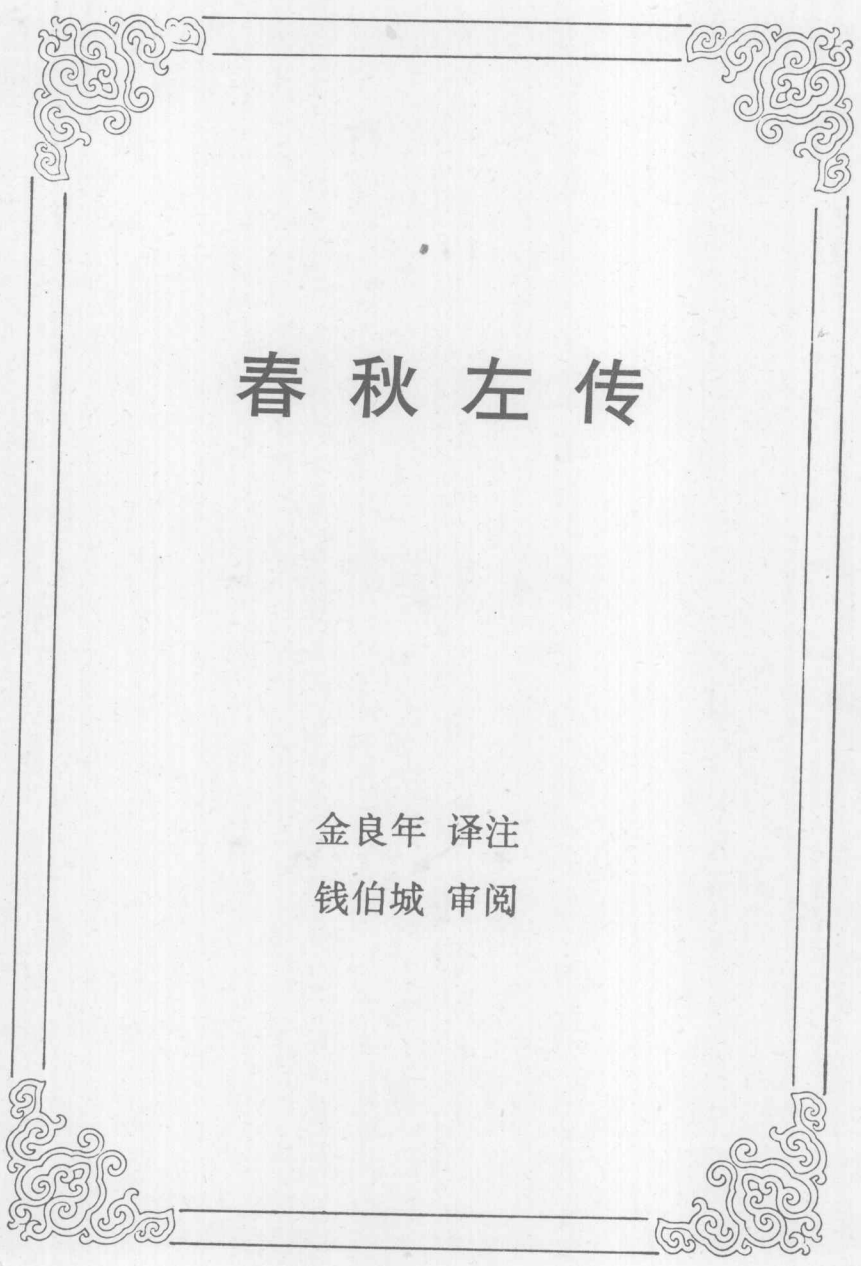
白话十三经

(附原文)
中册

钱伯城·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春秋左传

金良年 译注

钱伯城 审阅

前 言

《春秋》一书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编年体史书。这种史书体裁是先秦时代编写国史的通行方式，据说春秋末年的著名思想家墨子就曾读过“百国《春秋》”。西晋初年在战国时代古墓中所发现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的。当时为什么要把编年体史书叫作“春秋”呢？据说，古人在一年四季中特别重视春、秋两季，就用春秋来概称年代，犹如后人用东西来概称世间万物一样。据记载，当时各国的史书还有不同的名称，如晋国的史书名《乘》，楚国的史书名《梲杙》等等。鲁国由于遵从周王室的旧制，所以它的史书是称为《春秋》。在春秋中期，晋国的使者出使到鲁国，还见到过史官所保存的《春秋》，并感慨说：“我现在才知道鲁国先王周公的德行和周王之所以能得天下的道理了。”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春秋》已不是当时的原貌了，一般认为它已经过了孔子的重新修订。汉代及汉代以前的人们对这一说法是很相信的。孟子在谈到《春秋》这部书时说：“周室衰微，正道荒废，邪说、暴行随之兴起，臣仆杀害自己的君主的事出现了，儿子杀害自己父亲的事出现了。孔子为之忧虑，就写作了《春秋》，希望以此使乱臣贼子感到害怕。”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说，孔子在晚年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春秋》，他完全按自己的意思对史事、人物下断语，希望以此来确立是非、善恶的标准，并对学生们说：“后人能了解我的是依据这部《春秋》，要怪罪我的也是依据这部《春秋》。”当时流行的纬书中还记载说，孔子曾说过“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这样的话。现在一般认为，这种说法不尽可靠，孔子很可能只是用鲁国的史书作为教授学生的教材罢了，并没有对它

进行过修订。因为孔子自己曾说过,他只是“传承成说而不创立新义,信奉并喜好古时候的准则”。孔子去世后,由他弟子传下来的《春秋》就成了儒家的经典。到现在,由于历代战乱造成的散失和秦统一后的焚书,春秋以前的史书已没有几部留存到后世了。所以这部《春秋》虽然残缺不全如“断烂朝报”,却也弥作珍贵了。

《春秋》这部书的记事,上起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迄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共记载了鲁国十二位国君在位时二百四十二年的各诸侯国史事。这一历史时代也因为这部书的记载而被后人称为春秋时代。《春秋》这部书原先是写在竹简上的,再加上史官记事有一定的规则(古人称为“笔法”),所以它的文字极为简略,全书只有一万八千余字。因此,后代学者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领会其中的含义,并将它作为孔子寄托是非标准的“微言大义”来接受。在汉代,讲解《春秋》大义的著作主要有三家,那就是《春秋公羊传》、《春秋左传》和《春秋谷梁传》。在这三家中,《春秋左传》属古文学派,《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则是今文学派。它们解释《春秋》的方法也不一样,《春秋左传》主要通过历史事实来说明《春秋》的“笔法”,并补充了许多《春秋》中没有记载的史事,所以它一向受到史学家的重视。

《春秋左传》虽说是解释《春秋》的传记,但经中记载的有些事情,《左传》并不作解释,甚至还有与经文各自为说的。因此,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左传》并不是释《春秋》的传记。此外,《左传》本身的来源也很有些可疑之处,它的著作权归属一直是《春秋》学上争论不休的问题。一般认为,《春秋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后人根据《论语》中曾提到过这个名字,推测他与孔子是同时代人。据近人查考,《论语》中的左丘明与写作《春秋左传》的作者不是同一个人,《春秋左传》这部书写成于战国初年。如果我们撇开经学上的种种争论,把《左传》作为一部古代的史学、文学著作来看待,它仍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经典著作。

《春秋左传》的叙事繁富生动,但文字古奥,虽说其中的许多典故已汇入了汉语词汇而为人们所熟知,但作为一般读者,要通

读全书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这部白话《春秋左传》就是便于具有中等文化水准的读者阅读全书而编写的。全书以白话翻译为主,辅以原文,并加简单的注释。白话翻译以直译传文为准则,经文一律不译,因传文所解释的常为经文的某字某句,所以经文必须保持原样。考虑到部分读者脱离原文阅读译文的需要,对译文略作了一些调整和润饰,以增加其可读性。注释加在每年的原文之后,主要对译文所无法解决的人、地、官名及典章制度、文化礼俗进行疏释,并对难字加以注音。至于语辞方面的问题,因为已有译文,所以一般不作解释。对于历代学者在理解上有争论的问题,基本上参照西晋初年杜预为《春秋左传》所作的注与后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选择一说或罗列异说而不展开讨论、考证。《左传》中还大量引用了《周易》、《尚书》及《诗经》中的文句,对于这些内容,一般只注出处,详细的解释请读者参看本系列中的有关著作,此处不再重复注释。本书的原文以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为准,个别文字讹误直接改正,不再出注,标点和分段参照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限于时间与学力,本书的注释与译文一定有许多不周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金良年

一九九五年八月

于沪上

白话春秋左传

目 录

隐公(元年——十一年)	1337
桓公(元年——十八年)	1348
庄公(元年——三十二年)	1360
闵公(元年——二年)	1377
僖公(元年——三十三年)	1380
文公(元年——十八年)	1417
宣公(元年——十八年)	1439
成公(元年——十八年)	1460
襄公(元年——三十一年)	1491
昭公(元年——三十二年)	1561
定公(元年——十五年)	1644
哀公(元年——二十七年)	1663

目 录

1337	(平一十——平元)	公廪
1343	(平八十一——平元)	公孫
1360	(平五十三——平元)	公丑
1377	(平二——平元)	公圉
1380	(平五十三——平元)	公邾
1417	(平八十一——平元)	公文
1433	(平八十一——平元)	公營
1460	(平八十一——平元)	公魚
1491	(平一十三——平元)	公孫
1501	(平二十三——平元)	公圃
1504	(平五十一——平元)	公室
1523	(平五十二——平元)	公室

隐公

【传】 惠公初娶的夫人是孟子。孟子去世，用声子来取代她，生下隐公。宋武公生有仲子，仲子一生下来就有“为鲁夫人”的文字在她手上，所以仲子嫁到我们鲁国，生下桓公之后惠公就去世了。因此隐公立桓公为太子而使国人尊崇太子。

隐公元年(前722)

【经】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传】 隐公元年，春季，王周正月。经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国君只是摄政。

三月，国君与邾仪父在蔑会盟。邾仪父就是邾子克，因为尚未受到王室的封任，所以经不记载爵位。称“仪父”，是尊重他。隐公摄位后想与邾建立友好关系，所以举行了蔑地的会盟。

夏季，四月，费伯带领军队筑郎城。经不记载，因为这不是国君的命令。

当初，郑武公从申国娶妻，称为武姜。武姜生了庄公和叔段。庄公难产，惊吓了姜氏，所以取名叫寤生，因而讨厌他而喜爱共叔段，想要立段为太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不同意。庄公即位后，姜氏替段求要制邑。庄公说：“制是个险要的城邑，虢叔就死在那里。别的城邑都从命。”姜氏请求京邑，庄公就让段住到那里，称为京城大叔。祭仲说：“都邑的城墙超过百雉，就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大都邑不超过都城的三分之一，中都邑不超过五分之一，小都邑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邑不合规定，不是先王的制度，国君将承受不了。”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怎么免得了祸害呢？”祭仲答道：“姜氏哪里会满足？不如及早作出安排，不要让他蔓延。蔓延就难以对付了，杂草蔓延尚且不能清除，何况是国君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行不义必然会自取灭亡，你姑且等着吧。”

不久，大叔命令西部和北部的边邑还必须听命于他。公子吕说：“国家受不了两面听命，国君将怎么处置？如果想让位给大叔，臣就去事奉他；如果不

让位，就请除掉他，不要让百姓产生二心。”庄公说：“用不着，他将自取其祸。”大叔又将两属的西、北边邑收归己有，把地盘扩展到廩延。子封说：“行了，地盘再大将会得到民众。”庄公说：“不义得不到众人的拥护，地盘大了将会崩溃。”大叔加固城墙，积聚粮草，修理缮武器装备，组建军队，将要偷袭国都。夫人姜氏打算替他打开城门。庄公得知举事的日期，说：“可以了！”命令子封率二百乘兵车去攻打京城。京城背叛了大叔段，段逃到鄆。庄公发兵到鄆城讨伐他。五月辛丑日，大叔出逃到共国。经记载说：“郑伯克段于鄆”，因为段不象弟弟，所以不称“弟”；因为庄公与段如同两个国君，所以称“克”；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失于教诲，可以说是庄公有意造成的；不称“出奔”，是不明说。庄公于是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并且发誓说：“不到黄泉不要相见了。”不久，又感到后悔了。颍考叔是颍谷的封人，听说这件事后，去向庄公进献物品。庄公赏赐他吃饭，颍考叔把肉羹留下不吃。庄公问他为什么，他答道：“小人有母亲，小人的食物她都吃过了，但没尝过国君的肉羹，请允许我留给她吃。”庄公说：“你有母亲可送食物，而我却偏偏没有！”颍考叔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公告诉他事情的原委，并说了自己的后悔，颍考叔答道：“您担忧什么呢？如果挖地见水，通过隧道相见，谁能说不符合誓言？”庄公听从了他的话。庄公进入隧道，赋诗说：“大隧之中，快乐和睦。”姜氏出了隧道，赋诗说：“大隧之外，快乐舒坦。”于是他们作为母子和以前一样。君子说：“颍考叔真是能行孝道啊！爱自己的母亲，进而影响了庄公。《诗》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就是说这种情况吧！”

秋季，七月，天子派宰咺来致送惠公和仲子的丧仪。因为来得迟了，而且仲子还没有去世，所以经直呼其名。天子死后七个月安葬，诸侯们都参加葬礼。诸侯五个月安葬，同盟的诸侯参加葬礼。大夫三个月安葬，地位相同的大夫参加葬礼。士超过一月就安葬，姻亲参加葬礼。致送葬仪没有赶上安葬，向生者吊唁没有赶上举哀，豫先致送仲子的丧仪，都不合礼制。

八月，纪人讨伐夷国。夷国没有通报，所以经不记载。出现蜚，没有造成灾害，经也不记载。

惠公晚年，在黄邑打败了宋军。隐公继位后与宋国讲和。九月，与宋人在宿会盟，两国开始来往。

冬季，十月，庚申日，改葬惠公。国君没有到场参加仪式，所以经不记载。惠公去世时，有宋军侵扰，太子年纪幼，葬礼因而不完备，所以要改葬。卫侯来参加改葬，没有会见国君，经也不记载。

郑国共叔段作乱时，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卫人替公孙滑讨伐郑国，攻取了廩延。郑人率领周王和虢国的军队讨伐卫国南部边界。郑国向邾国要求出兵，邾子派人私下与公子豫联系。公子豫请求前往，国君不同意，但公子豫还

是去了，与邾国和郑国在翼地会盟。经不记载，因为这不是国君的命令。

新建都城的南门。经不记载，因为这也不是国君的命令。

十二月，祭伯前来，这不是周王的命令。

众父去世，国君没有参加小敛，所以经不记载日期。

隐公二年(前721)

【经】 二年，春，公会戎于潜。夏，五月，莒人入向。无骇帅师入极。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纪子帛、莒子盟于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郑人伐卫。

【传】 隐公二年，春季，国君在潜地会见戎人，这是重修惠公时的友好关系，戎人请求会盟，国君辞谢。

莒子从向国娶妻，向姜在莒国不安心而返回向国。夏季，莒军进入向国，以使姜氏回向。司空无骇进入极国，费庠父战胜了极人。

戎人请求会盟。秋季，在唐会盟，再次重修与戎人的友好关系。九月，纪国裂繻来迎娶鲁女，这是卿代表国君迎娶。

冬季，纪子帛和莒子在密会盟，这是为了鲁国的缘故。郑军攻打卫国，是讨伐公孙滑的叛乱。

隐公三年(前720年)

【经】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秋，武氏子来求赙。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癸未，葬宋穆公。

【传】 隐公三年，春季，王三月，壬戌，周平王去世。讣告说是庚戌日，所以经就如此记载。

夏季，君氏去世。君氏就是声子。没有讣告诸侯，安葬后没有到祖庙返哭，神主没有祔于祖姑，所以不说“薨”，不称为“夫人”，因而不述及葬事，不记载姓氏。因为国君的缘故，所以称为“君氏”。

郑武公和郑庄公是周平王的卿士。周平王打算也委政给虢公，郑伯怨恨平王，平王说：“没有这样的事。”所以周、郑国互相以人作质，王子狐到郑作人质，郑国的公子忽到周作人质。平王去世后，周人打算委政于虢公。四月，郑国的祭足率领军队割取周的麦子。秋季，又割取成周的谷子。周、郑相互怨

恨。君子说：“信任不发自内心，人质无补于事。相互谅解而行事，用礼来约束，即使没有人质，谁又能离间他们呢？假如真能信任、谅解，即使是溪涧、沼泽的野草，萍、蓼、蒹、藻之类的野菜，筐、筥、錡、釜之类的器皿，大小水坑及路上的积水，都能献祭鬼神、进贡王公，何况君子缔结两国的信任，按礼仪行事又哪里用得着人质？《国风》有《采芣》、《采芣》，《大雅》有《行苇》、《洞酌》，就是表彰忠信的”

武氏的儿子来求要葬仪，是因为周平王尚未下葬。

宋穆公患病，召见大司马孔父，把殇公嘱托给他。穆公说：“先君不立与夷而立我为君，我不敢忘记。如果托您的福能够保全尸首而死，先君若问起与夷，我将用什么话来回答呢？希望您辅助他主持国政，我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缺憾了。”孔父回答说：“群臣愿意尊奉您的儿子冯。”穆公说：“不行。先君认为我贤，让我主持国政，我如果背弃道德而不让位，就辜负了先君的举拔，怎么称得上贤能呢？发扬光大先君美德的事，能不去施行吗？您不要败坏先君的功业！”于是，让公子冯出居到郑国。八月庚辰日，宋穆公去世，殇公与夷即位。君子说：“宋宣公可说是了解人了，立穆公为君，自己的儿子仍享有君位，处置得宜啊！《商颂》说‘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就是说这种情况吧！”

冬季，齐国、郑国在石门会盟，是为了巩固在卢的会盟。庚戌日，郑伯的车翻在济水里。

卫庄公从齐国娶妻，是太子得臣的妹妹，叫庄姜。庄姜漂亮却没有生子，卫国人因此赋写了《硕人》这首诗。卫庄公又从陈国娶妻，叫厉嬀，生了孝伯，但他在幼年就夭折了。厉嬀的妹妹戴嬀生了桓公，庄姜把桓公作为自己的儿子。公子州吁是庄公宠妾的儿子。州吁受到宠爱而喜好武事，庄公不加禁戒，庄姜因此讨厌他。大夫石碏劝谏说：“我听说，喜爱孩子就用道义教育他，不要让他走上邪路。骄横、奢侈、淫乱、放纵。是走上邪路的原由，这四种品行的由来，是因为恩宠太过的缘故。如果打算立州吁为太子，就确定下来；如果还拖延不决，就会酿成祸患。受宠不骄，骄而能降低地位，降，地位降低而不怨恨，怨恨而能加以克制，是很少的。而且，低贱害高贵、年少侵辱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取代旧人、弱小凌驾强大、淫乱败坏道义，就是所谓的“六逆”；国君得体、臣子奉行、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仁爱、弟辈恭敬，就是所谓的“六顺”。抛弃六顺而去仿效六逆，将很快招致祸患。为国君者，应致力于除去祸患，而您却加快招来它，这恐怕不行吧？”卫庄公不听。石碏的儿子石厚跟州吁交往，石碏加以禁止而不起作用。卫桓公即位，石碏就告老退休了。

隐公四年(前719)

【经】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秋，鞌师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

【传】 隐公四年，春季，卫国的州吁谋杀了桓公而自立为国君。

国君和宋公约期会见，打算巩固在宿的会盟。还未到预定日期，卫人来通报国内叛乱。夏季，国君与宋公在清非正式会见。

宋殇公即位时，公子冯出居郑国。郑人打算送他回国。等到卫国州吁自立，准备向郑国报复前代国君的怨仇，以此讨好诸侯，安定国民。因此派人告诉宋国说：“贵国君若攻打郑国，以消除心腹之患，就请贵国君为主，敝邑发兵与陈、蔡两国从属，是我们卫国的愿望。”宋国答应了。当时陈、蔡两国正与卫国友好，所以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围攻郑国都城的东门，五天以后才收兵回去。

国君询问众仲：“卫国的州吁会成功吗？”众仲回答说：“我听说用德行安定民众，没听说用动乱的。用动乱来安定民众，犹如整理乱丝却把它弄得更纷乱。州吁这个人，依仗武力而安于残忍。依仗武力就没人拥护；安于残忍就无人亲近，众叛亲离是难以成功的。武力这东西就象火一样，不加收敛就会焚毁自身。州吁谋杀了他的国君，又暴虐地使用他的民众，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致力于德行，却想借助战乱来取得成功，必然不能免灾祸。”

秋季，诸侯再次攻打郑国，宋公派人前来请求出兵，国君辞谢。羽父请求带兵参战，国君不同意，羽父坚决请求，终于去了。经记载说“鞌师师”，表示憎恶他。诸侯联军打败了郑国的步兵，掠取了他们的谷子而退兵。

州吁没有能够安定他的民众，石厚向父亲石碚询问稳定君位的办法，石碚说：“朝觐天子就行了。”石厚问：“怎样才能朝觐天子呢？”石碚说：“陈桓公正得到天子的宠信，陈、卫正相友好，如果先会见陈君，让他替卫国请求，一定能够办到。”石厚随从州吁到了陈国。石碚派人告诉陈国说：“卫国狭小，老夫年纪又老了，不能干什么了。正是这两个人谋杀了我们的国君，请你们趁机收拾他们。”陈国人扣押了州吁和石厚，请卫国来处置他们。九月，卫国派右宰醜来到陈国，在濮地处死了州吁，石碚派他的宰獋羊肩到陈国处死了石厚。君子说：“石碚真是个合格的臣子啊！憎恨州吁，并且不袒护石厚。所谓大义灭亲，就是说这种情况吧！”

卫人从邢国迎回公子晋。冬季，十二月，卫宣公即位。经记载“卫人立